



# 太原情报站

郑校先 著

# 太原情报站

郑校先 著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所印刷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·5 印张 140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7—209—01831—X

I · 15 定价:10.00 元

## 写在前面

《太原情报站》这本书，终于与大家见面了，我感到文字水平不高，只是想把我曾战斗的片断历程写出来，以告慰先人，慰藉烈士，勉励幸存者，激励后来人。

每当我想起过去，每当我看到现在，每当我遇到不悦，每当我身浸欢乐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战斗生涯，内心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激情在躁动，于是有了这个“产儿”，这也是我多年的夙愿。

胜利来之不易，这不是口头禅。今日的幸福生活，拔地而起的建设大厦，是建筑在无数先烈遗骨上的，今天的道路，是用先烈的血迹铺垫出来的金光大道。绝不能忘记过去。若能达此目的，就实现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。

这本革命回忆录中写的都是真人真事，许多同志还健在，书中主人翁的名字，是采用在情报站曾与我共同战斗过的两位战友和我三人的名字，各取其中一字，组成郑泽元这个人物。这并非虚构，因为当时我们是个战斗集体，我只是其中一个成员。

我是山东省聊城市人，在中学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和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在山东打过游击，1938—1942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军政学院学习，四年后分配到前线贺龙同志领导的120师（晋绥军区）锄奸部工

作，后任驻阳曲的太原情报站站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先后在绥远省、内蒙古、青海省、江西省工作，在 5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，有近 40 年是奋斗在公安、政法战线和政府工作中，可以说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安全保卫事业。

在这本回忆录写作过程中，曾得到王荣祖同志的鼎力相助，在此出版之际，深表谢意。

郑校先

1995 年 6 月 25 日于济南

## 目 录

一	剑出鞘.....	(1)
	夜穿封锁线.....	(1)
	扎根寻路 .....	(14)
	下山入川 .....	(23)
	站稳脚跟 .....	(29)
二	结 网 .....	(39)
	拔除脚底刺 .....	(39)
	密织情报网 .....	(59)
三	智 取 .....	(72)
	交友撒网 .....	(72)
	重任在肩 .....	(82)
	只身入寨 .....	(85)
	入穴探“虎” .....	(88)
	千里单骑 .....	(97)
	翘首以待.....	(103)
	峰回路转.....	(108)
四	营 救.....	(113)
	风云突变.....	(113)
	双管齐下.....	(125)
	化险为夷.....	(137)

五	锄 奸	(142)
	变节投敌	(142)
	穷凶极恶	(145)
	死有余辜	(150)
	以毒攻毒	(157)
	又起波澜	(164)
六	扬 威	(168)
	声东击西	(168)
	明察暗访	(181)
	真捣敌巢	(186)

## 一 剑 出 鞘

### 夜穿封锁线

1942年12月。晋西北黄土高坡数九寒天，朔风凛冽，寒气逼人。

抗日战争发展到敌我相持阶段。处于晋西北边区的军民，饱受被日寇封锁五年，扫荡多次所造成的磨难，怀着忐忑与企盼参半的心绪，送走艰苦奋斗的一年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朔风呼啸，黄土飞扬，任性地掠过山梁和沟谷，使半饥半饱的山村居民更显凄凉。下午时分，严冬腊月的秃山旷野渺无人烟，一片荒凉，枯黄的杂草在寒风中抖嗦，赤身露体顽强地与死神抗争，它无视严冬，坚信自己深深扎根土壤中，根深底牢，紧紧依恋着故土，面黄肌瘦的土地强有力地拽住它。被风吹折飞落的残枝干叶缀连在草秆上随风飘曳，发出“吱吱”、“呜呜”慌恐与凄凉的哀鸣。坡地里的庄稼秸秆早已被拾个精光，充作山民们的烧炕柴火。偶有一群雀儿在背风处跳来跳去，寻觅残留的谷粒，很难看到有人走动。

入夜，万籁俱寂，茫茫漆黑，远处村落竟然没有一丝灯光闪动，刚刚在贫困山村流行不几年的煤油、洋火已被日本鬼子严加控制。在平川里，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洋蜡之类东西，封闭的山区只能用麻油、菜油点灯照明。而今连吃的都困难，那容

得用来点灯呢？

偶尔发现的点点灯光闪烁处，那是敌伪军驻扎的据点、哨楼。远远望去鬼火一般，令人毛骨悚然。碉堡里的敌军们像在坟墓里守着一盏孤灯，仿佛驱赶着恐惧的幽灵。当地老百姓诅咒“那里是座坟墓”。

寂静的山岭间，顺风从远方传来一阵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，有几条黑影出现在山沟外的开阔地段。在这兵荒马乱、滴水成冰的季节，特地选定这四野漆黑、风扫荒山的地带出没，使空旷神秘的大地抹上一层紧张气氛。

几条黑影疾步奔向黑压压的前方山梁，眨眼工夫消失在深沟里。

“嘿嘿！老乡们送行的鞭炮放过了！”黑影中有人开了腔，使得紧张空气缓和下来。

“听，连黑狗子也鸣枪，为咱们顺利通过封锁线祝贺咧。”远处刺耳清脆的枪声在夜空中分外清晰，仿佛是为夜行者送行。

“还是群众的办法多。也多靠你们几位一路费心啦！”低沉而兴奋的山东口音，黑影中的青年干部，随手拍拍身边的一位侦察员的肩膀，发自内心的感激。

星光摇曳，北风嗖嗖，这位干部身穿皮衣，皮带上挎着手枪，尽管白皙的脸上涂抹成灰黑色，从气质上可分辨出不同于他的同行者。

这个穿皮衣带手枪的干部叫郑泽元，在八路军 120 师锄奸部工作，现在被派往贴近太原城的阳曲县境内，接任一所前沿情报工作站的站长。几天前受命的情景，历历在目：

一天，他刚刚执行任务回来就被师锄奸部李部长找去，李

剑珠部长见郑泽元进来，甚是高兴。忙递过一杯水说：“辛苦了，泽元同志，找你来主要交给你一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师政治部派你深入到太原附近的边缘区和敌占区，打乱和粉碎敌人的‘点线作战计划’，领导和加强那里的情报工作站工作。”李部长开门见山，铿锵有力地讲述了当前形势，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。“他们把大中城市和铁路都占了，不仅占了许多县城，还把不少大村庄作为交通要道，据点与城市连结起来。这种‘点线作战计划’已逼近解放区，采取封锁和蚕食的办法，缩小解放区，妄想与国民党一起将我们困死，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。所以晋绥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加强敌占区工作，我们考虑让你去，泽元同志，你看怎么样？有困难吗？”李部长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地看着他，接着说：“你可以……”“没有意见，坚决完成任务！”郑泽元斩钉截铁地表示。他思绪起伏，心潮涌动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恨不得马上奔赴前线。“坐下，坐下！”耳边传来一声非常熟悉的声音，回头一看是甘泗淇主任。他早已站在郑泽元后面，微微笑着说。他喜欢这个青年。在延安抗大和军政学院的四年学习中，成熟了。长长浓浓的两道剑眉下，眸子发光，透视出一种稳重、干练，使他的上级很是欣慰。于是甘主任直接了当讲明任务：“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，你们情报工作站，既有武装工作任务；又有搜集大中城市敌伪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特务等情报工作的任务；还有对前方后方接送干部的交通任务。因为叫武装工作队或工作团，包涵不了整个情报工作，光叫情报站又体现不出武装工作队（或团）的任务，而情报工作站都概括了。”他接着详尽地说道：“搞好武装工作，在有利条件下配合部队，搞掉几个据点，开辟新区，建立民主政权，情报工作也有基础了，也拓宽了。这两手相

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你们将成为军区和中央在敌区的前哨阵地之一，彻底摧毁敌人的‘点线战略计划’，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了。”一席话顿开茅塞，郑泽元心驰神往。

临行前为了万无一失，做了些准备工作，他在军区等待了三天。迎战前的紧张、兴奋、激动与责任感使他久久不能平静。李剑珠部长安排这条交通线，分别由岚县情报站和驻静乐县境的717团负责护送。顺利通过交通封锁线后，他们感到轻松与快慰。

郑泽元关切地说：“就近找个土洞，点火暖和暖和。”同志们心里暖烘烘的。

此刻，他们穿过的地段，属静乐县境内的汾河两岸。

侵占太原城的日寇在1942年春季扫荡晋西北后，为了堵截驻在兴县的晋绥军区领导的八路军出山和游击队活动，沿汾河川，从静乐县往下，修筑了几百个据点，每隔十几里地设有一处碉堡，每个据点中配备至少一个班的警备队。警备队系汉奸武装，身穿一身黑布军服，老乡们习惯叫他们“黑狗子”。据点里的“黑狗子”把守汾河渡口，严密监视、盘查过往行人，发现可疑分子就扣留下来，交给驻在县城的日本鬼子处治；没有可扣留的人，也得报告每天的过河情况。有时，不扣留人也要扣点东西，借口“防止接济八路军”，以饱私囊。伪军们手头缺零花钱，就故意找行人的岔子，敲诈良民百姓。凡遇生人过路，都得提心吊胆冒风险。熟悉这里情况的人，过河时就故意带点吃的或财物，主动塞给把卡的伪军，算作是路钱，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黑狗子们故意放松盘查，收财不迭。这样，渡口上就成了外紧内松的怪状。

八路军穿过封锁线要化装成老乡，由于不是当地人，容易

引起敌伪军怀疑，为保证绝对安全，一般不冒渡口的风险，而另择它径。常选在夜间行动，重要任务专门派武装护送。郑泽元今夜出山，那阵“噼啪”声响，正是他穿过封锁线的“交战配音”。这种方式采用不多，蒙哄敌人的效果好。

警备队的汉奸多是当地人。俗话说：“人不亲土亲”。谁也免不了三亲六戚，与本乡地面保持着密切关系。当汉奸伺候日本人受苦受气是家常便饭，死心踏地祸害老百姓的顽固派毕竟是少数。一般当兵图个“吃粮”，好吃懒做有靠就行，奉行保命哲学。

日本侵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才一年，由于准备充分，手段狡猾，来势凶猛，旗开得胜，捞到大便宜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因苏、美、英、中等 20 多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，组织反攻，逐步扭转了局面，中国战场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。侵略者战线拉得长，摊子越铺越多，八方树敌，消耗巨大。物资和兵力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，敌人更加疯狂地搜刮中国民间财物，几乎凡是能吃能用的资源，都列为日本鬼子控制的范围。中国人民的生活自不必提，对汉奸们的待遇也很刻薄。黑狗子为日寇卖命，有时连粗粮也吃不饱。

眼看要过元旦，日本侵略军很重视这个节日。一是吹嘘“大东亚圣战”的胜绩，借以打气；二是要弄些吃喝，慰问“炮灰”，却没有什么好东西发给伪军。大米呀，猪肉呀，烧酒呀，都送到前线去啦！皇军指示汉奸们“自行筹划”，实际即教唆伪军侵犯边区，扫荡山村，趁机掠夺老百姓。据点里有点良心的伪军暗自不满地嘟囔说：“把戏耍来要去，总离不开从中国人身上打主意，耍得咱们里外不像人。”

据点附近山村，普遍组织有武工队或民兵。黑狗子们出去

扫荡，占不了多少便宜，弄不好还会贴上性命。百姓们的心向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走到哪里也有老乡保护，好藏身。而黑狗子不敢乱窜，只有跟上鬼子跑。有时，伪军们抢掠几只鸡、几头猪，拿回去孝敬皇军和上司，四下一分，落不下多少。因此，不如在据点里太平。“平时能让吃饱就行了，指望过节自己抢来东西慰劳自己，何苦呢！”

八路军和游击队为了争取伪军，不时托人捎个忠告，警告他们要老实点，识相点，少与人民作对，自讨苦吃，自找死路，哄了日本人就算好。否则，家人和亲友都会担惊受怕。因此，黑狗子中的多数人心中有了谱，得过且过。一到天黑，钻在碉堡里做“落窝鸡”，出去巡逻也是应付差事为多。

严冬的河道结的冰象铁板一样坚实，渡河可踏冰而行，不必通过渡口。选在大风弥漫黄土盖天，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，借助风啸啸的狂吼声，通过封锁线，可谓万无一失。

郑泽元从师部兴县受命后，被介绍到在静乐县境内的717团驻地。整个静乐县，除去敌人据点，几乎全是八路军的天下。717团首长专门派人侦察、联络，选定护送路线，同时部署封锁线附近的地方武裝配合。三天内，先派出武工队盯住进山骚扰的小股伪军，打死打伤几个，造成有大部队在后山运动的声势，另外把经教育后，有主动表现，有悔过的俘虏放回一两个，由他们传播抗日形势，揭穿日寇的欺骗宣传。

黑狗子们知道了这些实际情况，有的是亲身经历，更加胆颤心惊，对日本鬼子亦不死心踏地地紧跟了。

八路军还打发边山伪村长以私人关系，给据点伪军中的同乡送些食物，悄悄地向班长说：“八路军在保护老百姓迎接新年，派下来大部队，专门收拾作恶多端的鬼子和汉奸，你们

要识相点，不可胡来啊！”据点里的伪军被镇住了，各人拨拉着自己的小算盘：本乡本土，乡里乡亲的谁愿意跟谁过不去？各走各的路，多活几天算了。

那天夜里，听得上风头传来“噼啪”声，和风声混杂在一起，难以判断是哪一处在交火，伪军们不会想到这是民兵们巧设的迷魂阵。

原来，抗日军民的武器弹药奇缺，除非实战，平时舍不得轻易消耗弹药。他们琢磨出一套模拟战斗的音响，在夜里就可蒙吓敌人。那是拿鞭炮装进薄铁皮煤油桶，提到沟叉交汇处点燃，再配合上“鳌塌天”爆竹一齐响动起来，活像机关枪射击、手榴弹爆炸。夜深人静，响声清脆，四面山谷中回声震荡，让人听得真如双方交战。据点里的伪军摸不清究竟，不敢出来，呆呆地盯着手摇电话机、抱着枪等待命令，有的伪军胡乱朝天放几枪，一来壮壮胆，二来表示他们没有袖手旁观。

趁这热闹时刻，护送郑泽元的部队正在通道附近的高地上埋伏待命，监视据点里的敌人，一旦敌人出来搜索，就立即抄了他们老窝。

郑泽元他们过了封锁线，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，越发感到寒气袭人，肚子也显饿了，穿着单薄棉衣，打着绑腿的侦查员们确实需要烤烤火，暖暖身子。他们顺着山道，寻找到一个土洞。

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，尽管成效卓著，但能够给300万军民提供的温饱有限。郑泽元穿的这种羊皮外套，还是照顾他长途跋涉独立工作的“特殊待遇”，平时，一般干部在大后方享用不上。此刻，他体贴身边的侦察员，主动招呼找个山洞休息一下。

在黄土高原地带，山壁间掏的土窑洞随处可见。种地的老乡们用来躲风避雨，也可供行人休息，小的可容二三人，大的能坐七八人，每逢几里地就可逢到。侦察员们下山活动经过这一带，早已动员老乡贮备些干枝禾秸，夏天可烘干被雷雨打湿的衣服，冬天可取暖烤食。这会，四个人蹲下来，掏出火镰打着火后，点燃起一小堆柴禾取暖。

熊熊跳动的火焰，映红了山洞，烤红了笑脸，他们相互看着，喜悦的心情，流淌在嘴角上。整个山区倾刻间仿佛传遍温暖和光亮，风也小了，冷也溜了，疲劳与紧张顿感消失，仿佛现在与外面处在两个天地间。

这里离阳曲县境不到百里，沿管涔山系走小路，天亮以前可到达，中间不再通过敌人据点，三名多次走过此地的侦察员心中有数。而郑泽元却是走进了完全的陌生地。脑子里想的、勾划的全是到达目的地的情景，他清楚自己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，人生、地生、语言生，他很想马上到达目的地，但看看眼前几个侦察员的高兴劲，他没有说什么。都是年轻人，他也被感染，也兴致勃勃地与他们谈天论地起来。

当时的阳曲县政权有三处：一是日寇操纵的伪县政府，设在太原城里，主要控制太原城北平川范围；二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日民主县政府，活动在同蒲铁路线以东地区；三是晋绥边区的抗日民主县政府，活动在同蒲线以西地区，驻扎在与静乐县交界的后山里。晋绥军区的太原情报站与中共阳曲县委、县政府驻在一起。

情报站建立半年来，开展工作颇见成效，在太原北面的农村里，开辟了许多联络点。当年太原沦陷后，我方很关注敌伪军在这一重要城市的动态。由于地理、地势十分有利，双方相

距很近，进入太原城里也较方便。各大边区党委城工部与八路军系统，分别派出情报机构，部署到太原城内外活动，各有侧重点，人数总共不下数百名。仅活动在晋绥前线一个方面的就有晋绥军区锄奸部、敌工部、调查局，还有358旅侦察科、敌工科、晋绥三分区、717团和县武工队等八九个单位，他们相互配合，协同作战，目标集中指向太原城，以各种途径和手段，搜集情报，打击侵略者的气焰。还有一支叫“阳曲小工卫队”的武装，是由太原出来的工人、学生组成，经常活动在阳曲县农村，后来变成游击队。这些都是情报站开展工作可以依靠的力量。

太原情报站的工作任务，不同于其它兄弟单位。郑泽元时时牢记接受委派时，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锄奸部部长李剑珠当面交代的任务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：

一、以太原城为重点，搜集日伪党政军特的部署与活动情况，同时转递由北京、天津等地传来的情报。其中有一项是战略情报资料，包括采购日伪书报、杂志、各种年鉴、汇编，送往延安，供党中央研究使用。

二、护送干部，组织交通线。有的从延安大后方去北京、天津敌占区或山东等根据地；有的人从各地前线回延安，经过太原由情报站接送。

三、武装保护情报网与交通线，随时准备同敌人开展面对面的斗争，巩固局势。

太原情报站的人员全是挑选年轻力壮，觉悟高，有相当文化程度、素质较高的干部充任。各人配带有精良短枪、充足的子弹和经费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后来还安装了无线电通讯联络设备。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，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。

但他们也清楚，在完成种种艰巨的任务过程中，随时会遭遇许多始料不及的艰辛与危险，因此要求严格，尤其是各项纪律比一般队伍都严。

郑泽元从十六岁在泰安育英中学参加党的外围组织，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，十九岁投入抗日军政大学，后在军政学院接受党的系统教育，培养成坚定的革命干部，1942年在延安军政学院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晋绥军区工作。一直过部队的集体生活，上有首长随时指示，工作干的井然有序，轻松愉快。现在肩负重任，要独挡一面，开辟新局面，且远离后方，去生疏的新区工作，其责任感像铅块一样压上心头。这些天来，他冷静地反复思考着，今后可能遇到什么危险，拿什么对策对待，个人危险可以置之度外，而党的任务必须完成，他抱定一个主意：听从上级指示，多同站的干部和群众商量，缜密稳重行事。

他显得老成些，说话不多而有份量，虽然年纪、衣着与护送他的战士不差上下，可看他的仪表、神态，却有与众不同之处，自然的认为他是“负责人”，乐于听从他。

“同志，饿了吧？吃点干粮，还要赶很长的路呢。”侦察员解下腰带，取出携带的干粮，放到红火灰中去烤，那是些粗玉米面窝窝头，由于掺有黑豆粉，看上去黑乎乎的，象烤焦了似的，又滚上一层草木灰，但焦黄窝头的清香味很诱人，在这特定时刻，能吃到热乎乎、香喷喷的窝头，确是一种享受。

“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”郑泽元用木枝拨拉着窝窝头，帮助侦察员烤，和蔼地望望战友说：“这阵子我们能吃到这东西，很不容易，别看颜色不鲜净，黑豆这东西营养丰富，很有些宝气，有的老财用它配滋补药，黑豆能治夜盲症，同志们知道吗？”

一个不爱说话的战友抬起头，闪出惊讶的眼光，盯着郑泽元。他年纪最轻，是兴县本地农家出身，叫二虎，从来少言寡语，但善用眼睛表达意思。他吃过多年的豆制食品，但只知道黑豆是喂牛的好料，以为穷人家才吃黑豆。

“等将来打败鬼子，我们吃到馒头、大米时谁也不要忘记这滋味。”郑泽元想得很远。

“忘不了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带上老婆、孩子一定回到这里，向老乡要上几个窝窝头，再品尝这味道。”另一名南方口音的侦察员附和郑泽元的话茬。

“小鬼，等咱们胜利了，你想望什么？”郑泽元拍拍二虎的肩膀问。

“小米饭吃个饱，让俺娘吃顿饺子。”二虎缓缓地回答，又用眼光望着郑泽元似在探询，“行吗？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

“实在，实惠！这要求不算高。”郑泽元笑着拣出一个烤热的窝头递给二虎，“快吃吧！”说着顺手掰了一块，放在自己嘴里细嚼。

“饭到饿时吃最香，你们信不信？”郑泽元咽下去，给他们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“对这句话我深有体会，也许正是‘缺者为贵’的道理。1938年秋季，我们6个青年同志从鲁西北挺进大队被选调出来，送往延安抗大学习，在南宫集中出发，走的路线要穿过晋东南。那地方比晋西北富足多啦！正好赶上中秋节，在郭道镇上有卖月饼的店铺。‘人逢佳节倍思亲’，虽然远离了家乡，但吃月饼的欲望更强。一摸口袋，没有钱买。领队人也不能拿公家的钱给三百多人买月饼吃，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，只够买一个月饼。一个班十二人吃这一个，多可怜！我